

# 《庄子》中间答人名的关联及寓名的历史化

于雪棠

**摘要:**《庄子》中有些问答双方的人名存在某种关联,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比型关系,它们是“小知不及大知”观点的形象化表达;二是依存型关系,寓含着作者万物有灵观念;三是解构型关系,问答双方的名字均为抽象名词,答者常以“无X”为名,仅从名字上看就是对问者的否定或消解。《庄子》中有些纯属虚拟的人名被解说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有些人名则进入历史文献,这是寓名的历史化。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注疏的语境解说方法;在考证人名时,需审慎辩证其材料来源。

**关键词:** 庄子;人名;寓名;历史化

**中图分类号:** I044; I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12-0163-08

《庄子》中人名众多,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上古传说时代的帝王之名,如容成氏、尧、舜、禹等。二是各类神灵之名,如星神豕韦、山神肩吾、河神河伯、海神北海若、中央之帝浑沌等。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之名,如孔子、颜回、齐桓公、宋元君、惠子等。四是出于表达理念而创造的人名,如支离疏、疑始、伯昏无人等,这类人名,俞樾称之为“寓名”<sup>[1]537</sup>。

对于《庄子》中的人名及其寓意,学界不乏深入的研究,但大多考证单一人物的历史真实性或者名字的来源、寓意等<sup>①</sup>,本文探讨的则是另外的问题,即问答中的寓名有何关联、古代注疏对寓名的历史化解说及寓名如何会进入历史文献等。《庄子》一书中有140余组问答,问者和答者的名字有时存在某种关联,大体有以下三种类型。

## 一、小不及大的对比型关系

小大之辨是《庄子》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它涉及

认识论。《逍遥游》开篇就设计了鹏与学鸠、斥鸢的小大对比,二者外在直观上的形体大小直接对应着对世界认识的大小。用直观的形象来喻指思想认识,这不是个例。在《庄子》的诸多问答中,问答双方人名的字面意思颇多视觉意象,人名中寓含着小与大的对比,能予人深刻的印象。

《齐物论》有“啮缺与王倪”的问答<sup>②[2]96-102</sup>,讨论了几个问题:一是“物之所同是”,不同的物种是否能达成统一的判断;二是人能否知道自己所不知;三是物是否无知;四是至人是否不知利害。王倪以民、鲋、猿猴、麋鹿、螂蛆、鸱鸦等物类的居处、食物和审美各异为例,认为找不到公认的“正处”“正味”“正色”标准,侧面批评了人们对仁义是非的判断。他还描述了“至人”外死生的特异之状,表明利害根本不在至人考虑的事物之内。这里,啮缺是问道者,王倪逐一回答了他的问题,见识比啮缺广博。

《齐物论》之外,啮缺在《应帝王》《天地》《知北游》《徐无鬼》诸篇中也都出现过。《应帝王》中写啮缺问于王倪,具体问的是什么是没有讲,只说四问而四

收稿日期:2025-09-29

**基金项目:**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2022JZDZ02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语文学和思想史交叉视域下的《庄子》话语研究”(1253200049)。

**作者简介:**于雪棠,女,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不知,啮缺未获答案却跃而大喜。《天地》中有许由批评啮缺的言论。《知北游》写啮缺问道于被衣,被衣言未卒而啮缺已寐。《徐无鬼》写啮缺遇许由,许由说要逃离尧。对啮缺,成玄英疏曰:“许由之师,王倪弟子,并尧时贤人也。”这是依据《天地》所言而做出的解释。《天地》曰:“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这四人的师承,很大程度是作者虚构的,因为《天地》中提及许由批评啮缺,如果啮缺真是其师,则许由的做法有悖常情,殊不可解。

据成疏,则啮缺、王倪实有其人。古代注家也有不同的解释,将他们理解为寓名。比如,王雱释曰:“啮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庄子欲明道全与不全而兴端本,所以寓言于二子也。”<sup>[3]</sup><sup>25</sup>王雱将“倪”理解为端,从道的角度对两个人名之间的关联做了阐释,不无道理。只是,“倪”在《庄子》其他的句子中都不做端解,这个解释在内证上未免有所欠缺。

其实,啮缺和王倪的名字均与缝隙、空缺有关。啮缺是牙齿缺了一块,而王倪是大缝隙。王,大也;倪,分也。《齐物论》曰:“和之以天倪。”郭象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成玄英疏:“倪,分也。”《秋水》曰:“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至而倪贵贱?恶至而倪小大?”这三处的“倪”字都是区分的意思。啮缺问于王倪,通俗点说,就是豁牙子向大缝子求教<sup>③</sup>。啮缺与王倪两个人名生动形象,富有幽默和调侃之意,人名的诙谐与他们讨论问题的重要性构成反差,谐与庄的奇妙组合形成文学趣笔。

《在宥》有云将和鸿蒙的问答。成疏:“云将,云主将也。鸿蒙,元气也。”李颐曰:“云主帅也。”鸿蒙,司马彪云:“自然元气也。”云将和鸿蒙属同类,都是气体。云将面积小一些,鸿蒙是面积更大、更原始的气。“云将”可能并非云之主帅,“将”这里可以理解为流动、行走。《应帝王》有“不将不迎”句,“将”与“迎”相对,是送的意思。《诗经·周颂·敬之》云“日就月将”<sup>[4]</sup><sup>470</sup>,“将”是行、进的意思。那么,云将就是行云。《说文解字》曰:“云,山川气也。”<sup>[5]</sup><sup>575</sup>鸿蒙是自然元气,云气当然不能与自然初始的元气相比,云将求教于鸿蒙的情节就顺理成章。云将想要有所为,请教“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的方法,这与云能化而为雨以育万物的功能一致。鸿蒙本为混茫微昧之气,因而答曰:“吾弗知!吾弗知!”两个人物的行为都符合名字的意思。依篇中

之意,鸿蒙之不知方是大知。

《秋水》有夔与蚺的问答:“夔谓蚺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蚺,是马陆,一种多足虫。一只脚的夔问有很多条腿的蚺是如何行走的,蚺曰:“不然……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多足虫回答说,它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行走的,只是顺其自然而已。问答双方的形象构成一与多的鲜明对照,答者多足虫成为庄子学派的代言人,是一位智者。这组问答的双方也可视为小大对比型关系。

类似的人名寓意还有《秋水》中的河伯与海若,二人七问七答,论辩层层深入<sup>④</sup>,海若扩大了河伯的见识,是一位引导者的形象。文章以百川灌河的壮阔景象开篇,河伯欣然自喜,再写河伯顺流而东,见到大海而自惭形秽。河与海,本身就有小大之别,对世界的认识亦是河伯不及海若。这二人的名字并非庄子独创,与前面两组略有区别。

这类人名的设定顺从人们的感性经验,且小与大均为同类,直观的小大之别对应着“小知不及大知”的观点,人名寓意与情节一致,很容易让读者理解。进一步考察,这里隐藏着庄子学派悖反常规的思维方式及思想观念。通常我们认为的“大知”是对客观世界了解得多,而庄子学派的“知”并非对客观世界的了解,更多是对人们已经形成的认知的反思,是由知而导向的“智”。“大知”者要么是“不知”“弗知”,要么讲的是大小的相对性,都是庄子认识论的代言人。啮缺和王倪、云将和鸿蒙,前者是一对不完整、有断裂的意象,后者是一对形象模糊的意象,庄子学派运用这样寓意反常的人名表达其深邃的哲学思考,无论从哲学还是文学的角度看,都别具一格。

## 二、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依存型关系

《齐物论》有“罔两问景”寓言。罔两,郭象注:“罔两,景外之微阴也。”《经典释文》:“崔本作罔浪,云:有无之状。”郭庆藩按:“《文选》班固《幽通赋》注引司马云:‘罔浪,景外重阴也。’”《寓言》也有“众罔两问于景”寓言,提的问题基本相同,但回答不同。问的都是为什么影子有时行,有时坐,没有一定的操守。《齐物论》中景的回答,重在辨析“有待”与“无待”,强调的是“无待”,顺应自然。《寓言》中景的回答也讲到无待,但还说到景之所以能产生的外界条件:“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要有

光,才会产生影子,如果在阴天和夜晚,影子就消失了。这个回答与墨家、名家的思维方式有相近之处,都强调了外在条件。《墨子·经说下》曰:“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sup>[6]378</sup>《公孙龙子·坚白论》:“且犹白以目,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sup>[7]57</sup>眼睛不能独自看到事物,需要借助光亮这个外界条件,光亮本身也无法看见事物。公孙龙子更进一步说,主宰看见功能的既非眼睛,也非光亮,而是“神”。

罔两,早期文献中多次出现,还有不同的写法,除上文提到的罔浪,还有罔闾、罔蛎、罔蛎,如《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木石之怪夔、罔闾。”<sup>[8]1912</sup>《淮南子·览冥训》:“罔蛎不知所往。”<sup>[9]208</sup>对它的解释也有很大的差别,主要有水神和山精二说。《左传·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杜预注:“罔两,水神。”<sup>[10]4056</sup>《国语·鲁语下》记载“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罔蛎”,韦昭注曰:“木石,谓山也……罔蛎,山精,好学人声而迷惑人也。”<sup>[11]191</sup>

对罔两的解说,为什么《齐物论》早期注家与韦昭和杜预的差别这么大呢?将罔两解释为景外微阴或景外之景,乃注家基于对《庄子》制名以寓意的理解,就是问答双方要存在某种自然的关联。无论是山精还是水神,与人的影子的关系都不大。如果是影外之影,那与影子的关联就很密切,它看到影子时行时止,时坐时起,产生疑问就很自然。这也是后来的注家大多沿袭这一解释的深层原因。究其实,这一解说目前尚未知晓其文献依据,很可能只是注释者根据《庄子》一书寓言的特点而做出的猜测。至于韦昭和杜预的解释,也都是基于原典的文本语境而得出的结论,其依据同样未知。

《齐物论》中还有一组问答,是“瞿鹊子问于长梧子”,长梧子的回答包括两个观点:一是不赞成悦生而恶死;二是梦中可能还有梦,我们以为的“觉”可能并非“觉”。成玄英疏:“瞿鹊是长梧弟子,故谓师为夫子。”《经典释文》曰:“长梧子,李云:居长梧下,因以为名。崔云:名丘。简文云,长梧封人也。”崔撰认为长梧子名丘,没有说明出处。李颐之说也只是推想。梁简文帝萧纲之说是依据《则阳》提到的“长梧封人”,将长梧理解为地名。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庄子是就地取材?《庄子》中不止一处提及梧树。《齐物论》有“惠子之据梧也”;《德充符》写庄子批评惠子“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秋水》写惠子在梁国做相国,庄子去见他,惠子担心庄

子要取而代之,庄子讲了鹪雏的故事,说它“非梧桐不止”。据上述材料,梧应当是宋地常见的树木。梧树通常十分高大,因而庄子以“长梧子”命名有道之人。在笔者看来,长梧子为寓名的可能性更大,并非真实人物。瞿鹊子也是如此,不是真实的人物,而是以鸟名人。“长梧子”的“长”为高大之义,与之相对应的,瞿鹊子的“瞿”,是鸟瞪大眼睛的样子。《说文解字》曰:“瞿,鹰隼之视也。”<sup>[5]147</sup>《徐无鬼》有“子綦瞿然而喜曰”,瞿然,《经典释文》引《字林》云:“大视貌。”《诗经·唐风·蟋蟀》有“良士瞿瞿”<sup>[4]147</sup>。《齐风·东方未明》有“狂夫瞿瞿”<sup>[4]131</sup>。《荀子·非十二子》有“瞿瞿然”,注曰:“瞿瞿,瞪视之貌。”<sup>[12]</sup>《在宥》还有“崔瞿问于老聃”,也把问者的名字设计为“瞿”。瞪着眼睛,特别像求知者的神态。瞿鹊子与长梧子的对话,其实正如字面的意思,一只瞪大眼睛的鸟向高大的梧桐树求教,鸟栖于树,二者有依存关系,因而鸟以树为师,向树求教,这样的情节设置十分自然,也合情合理。

《大宗师》中的子祀与子舆、子犁和子来这两组问答人名也属于依存型关系。文中先写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谈论生死的问题,然后分成两组,先写子舆有病,子祀往问;再写子来有病,子犁往问。成玄英疏:“子祀四人,未详所据。观其心迹,并方外之士。”成玄英老老实实在地说明,不知这四个人物的出处。他据文中四人所言,判断他们是方外之士。笔者推测,子祀与子舆这两个人名,可能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正义》)<sup>[10]4149</sup>的观念有关。祀,指祭祀;舆,是战争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常以兵车的数量作为国家的代称,如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等。《诗经》战争诗中多有描写兵车的句子。子祀与子舆的关联或许在此,都是重要的国家事务。子来和子犁这两个人名的关系比较明显。犁为农具,有耕田之用;来,是象形字,麦子。《说文解字》曰:“来,周所受瑞麦来麋也。二麦一桺,象其芒束之形。”<sup>[5]231</sup>《诗经·周颂》中的《思文》“贍我来牟”<sup>[4]458</sup>和《臣工》“於皇来牟”<sup>[4]469</sup>的“来”,都是麦子。那么,这两个人名的寓意就比较显豁了。一为耕作之具,一为农作物,二者存在施受关系。

这两组问答情节的设置与人名的形象是一致的。祭祀难以说生病,但车子可能会损坏,因而设计的情节是子舆有病,子祀往问。麦子会枯萎,农具相对而言不易损坏,因而设计的情节是子来有病,子犁往问。此外,子舆这个人物的言论也与车的特征有关。轮子是车最有特色的部件,子舆在回答子祀的



问题时就以车马为喻,曰“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表达了顺应生死大化的达观态度。子犁去看望子来,有“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之问,老鼠吃庄稼,《诗经·魏风·硕鼠》就有句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麦。”<sup>[4]</sup><sup>146</sup>老鼠之外,农作物还苦于各种虫害。子犁的这两个问题契合麦子的生长环境。麦子被老鼠和虫子吃掉,化成老鼠和虫子的身体部件。子来的回答中有“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之句,也符合麦子生长于田地间的自然环境。两组问病的故事,同样是一人生病,另一人前去慰问,然后病者回答,但是,问与答的内容都和人名有关联,这肯定不是巧合,应当是作者根据人名有意做出的安排。

影子与影外微阴,鸟与树,农具与农作物,它们之间均具有依存关系。有的本身有生命,有的没有生命。以有生命的动物做寓言故事的主角比较常见,但以无生命的东西如影子、农具做主角则罕见。在《庄子》一书中,各种物类均被赋予了人的思想感情,一方面,足见庄子学派思想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这些人名的设置体现了庄子学派万物有灵的观念。

万物有灵论(animism)是十九世纪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提出来的。简言之,在蒙昧人看来,野兽、鸟、爬行动物身上都存在灵魂,它们的行为也像人那样受思想的支配。甚至不是动物的物类,比如稻子、树木、棍棒、石头和船等,也具有灵魂<sup>⑤</sup>。当然,庄子学派绝对不是受到后世西方人类学说的影响才创造出寓言。这里,只是想说,“万物有灵”观念在古老的东方也存在,《庄子》一书中诸多动物、植物及非生物能像人一样思考、谈话,就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

### 三、以无答有的解构型关系

《庄子》中有很多人名的哲理色彩非常鲜明,一看即知是寓托之名。比如《大宗师》写南伯子葵与女偶的问答,女偶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诤,于诤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女偶的回答中出现了9个人名,这9个人名都承载着比较明确的哲理内涵。问答双方人名均哲理化的情况也有几组。《知北游》篇有三组对话,人名都是抽象哲理,而且,答者之名是对问者之名的否定,是以“无”解构“有”。

《知北游》写“知”与“无为谓”、狂屈和黄帝的

对话。“知”与“无为谓”这两个人名也是寓名,属于解构型关系。王雱解曰:“无为狂屈者,皆庄子制名而寓意。”<sup>[3]</sup><sup>179</sup>仅从人名上看,“无为谓”的意思是不要给它称谓,不要给事物命名,不要谈论。郭象注:“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也。”成玄英疏:“彼无为谓妙体无知,故真是道也……黄帝与狂屈二人,运智以论理,故不近真道也。”郭注和成疏都指出了这点。“知”问的是如何能够“知道”“安道”“得道”,可是,道是不可言说、不可知的,因而“无为谓”均没有作答,这就解构了“知”。道的存在状态是无形、无声的,《知北游》文中还借舛舛吊之口论述了道的特征,曰:“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无为谓”不回答问题,正体现了道的不可言说性。后面又写“知”问黄帝,黄帝云:“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这正是对“无为谓”和“知”问答的解说。二人对话的内容也是如此。文曰:“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这是一段有所缺失的问答,即有问而无答,这个情节的设定也符合“无为谓”这个人名的含义,如果他有所回答,无论回答的是什么,都有悖于人名设定的意义。

《知北游》写“泰清”问乎“无穷”“无为”“无始”,问前二人“子知道乎”,无穷答以不知,无为答以知,并论说了道之数,泰清最后问无始,无穷和无为孰是孰非。无始是最终的评判者,他肯定了不知,否定了知,认为不知深矣、内矣,知则是浅矣、外矣。无始也论说了道的特征,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这段论说特别明确地指出问道就是尚未闻道,道不可问,不应问,而且,如果有问,也不应有答。这组问答中虚拟的4个人名都寓托着道某一方面的特征。正如成玄英所疏:“泰,大也。夫至道弘旷,恬淡清虚,囊括无穷,故以泰清、无穷为名也。既而泰清以知问道,无穷答以不知,欲明道离形声,亦不可以言知求也。”对这几个人名的区别,成疏仍有未尽之意。泰清是没有杂质,接近于无,但不是纯粹的无,介于有无之间。与无穷、无为和无始这些以“无”为名者对比,泰清约略相当于有。无穷和无为都指道的存在状态,空间和时间上没有穷尽,自然存在,没有主动的作为。无始则是对起源、初始状态的否定,相对而

言,无穷和无为还是描述某个物的状态的词语。不可感知的道或可以感知的有形之物,都首先要有一个存在,然后才能进一步描述其状态。无始则是一种彻底的否定,从起源、发端处就否定了所有的存在。这一系列的问答,一言以蔽之,是以无解构有。

《知北游》中紧接着无始言论的,是一段“光曜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乎?”光曜问了之后,文中写道:“光曜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无有”不仅没有作答,更是以空无的形式而存在。成玄英对两个人名的寓意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准确的解说,其疏曰:“光曜者,是能视之智也。无有者,所观之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体空寂,故假名无有也。”无有的状貌,就是道的特征。王雱进一步点明了答者对问者的否定,曰:“光曜者,言其明智也;无有者,言其真空也。以明智而求真空,则所以止知粗微也。”<sup>⑥[3]187</sup>作者写明智向真空求教,意在让人们不要求知,停止对精微和粗疏的分辨。除了成、王二人所阐发的,笔者还注意到,上一组对话还写了“无穷曰:‘吾不知’”,就是答者还明确作答。在这组对话中,“无有”不仅没有任何回答,还没有任何回应的行为。整场问答其实就是光曜一个人的独白,“无有”的存在就是为了解构“光曜”。从名字的寓意来说,“无有”也不应当有任何行为。这组对话的描写很高妙,也是以无否定有。

此外,《应帝王》写“天根”问为天下于“无名”人。据《国语·周语中》“天根见而水涸”<sup>[11]63</sup>,天根是星宿名,它一出现河水就干枯,这个人名意味着有所作为。无名代表道的立场,他厌弃治天下的行为,否定了天根的问题<sup>⑦</sup>。《则阳》写“少知”问于“大公调”,四问四答,讨论了“丘里之言”、道、万物的起源问题,并论及季真的“道莫为”和接子的“道或使”之论的正与偏。大公调指出:“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道者为之公。”大公调,一本作“太公调”。少知和大公调两个人名的寓意,正如成玄英所疏:“智照狭劣,谓之少知。太,大也。公,正也。道德广大,公正无私,复能调顺群物,故谓之太公调。假设二人,以论道理。”大公调象征道,是对少知的解构。

《盗跖》有“无足”问于“知和”,三问三答,两人讨论的问题围绕如何对待名与利展开,知和批评了为求名而苦形的人生选择以及富人为满足嗜欲而产生的六种弊病。这组问答讨论的问题相对而言思辨性不强,不能与《知北游》和《则阳》中的几组对话相

提并论。两个人名的设置还是同样的解构型关系,“知和”是对“无足”的否定。无足,就是不知足,贪婪;知和,就是了解、固守中和之道,这两个人名的寓意很清楚,也是假托之名。从命名的角度看,“无足”是问者,“知和”是答者,与前面几组的人名命意刚好相反。答者的名字不是“无X”结构,反而问者的名字是“无X”结构。答者“知和”的意思也不太符合庄子学派整体的思想倾向。从这点也可知,《庄子》一书所收驳杂,不仅非成于一人之手,也不完全出于一家之学。

整体而言,《知北游》写的几组问答,回答者“无为谓”“无穷”“无为”“无始”和“无名”人,与《应帝王》中女偶回答南伯子葵时提到的后面三个人名“玄冥”“参寥”“疑始”,内在意蕴是一致的。通常《庄子》外杂篇是对内篇观点的进一步解说、拓展和深化,这可为一例证。更重要的,《知北游》篇这几组对话,核心问题都指向“道”,这与前面对比型关系和依存型关系讨论的问题不同。老庄道家以“无”为本,回答者以“无X”为名本身,就已经表明了态度和立场,道不可知,不可问,不必作答,不应作答。把表达观念的抽象名词设为人名并虚构问答,在思维方式和文学手法两个方面,都比前面两种更有创意,更高妙。

#### 四、以虚为实:寓言人名的历史化

《庄子》中有些人名明显是寓名,但在注疏者笔下,被解释为实有其人。还有一种情况,一个人物可以确认或更近于假托,但是后来进入了历史文献。这两种情形均可称为“寓名的历史化”。

第一种情况如在《德充符》和《田子方》中出现两次的“伯昏无人”、《列御寇》中的“伯昏瞀人”,成玄英和李颐都将其解说为历史人物。《德充符》曰:“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成疏:“伯昏无人,师者之嘉号也。伯,长也。昏,暗也。德居物长,韬光若暗,洞忘物我,故曰伯昏无人。”《经典释文》引李颐曰:“无人,杂篇作瞀人。”《田子方》写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伯昏无人还发表了一番言论。《列御寇》写列御寇路遇伯昏瞀人,二人有一番问答。成疏:“伯昏,楚之贤士,号曰伯昏瞀人,隐者之徒也。”李颐说的有道理,伯昏无人即伯昏瞀人。成玄英的两次解说,都是把伯昏无人当作实有其人,说他是高德之师,是隐者,将寓言人名做了历史化的处理。后世亦有学者沿袭这一思路加

以辨正。钟泰曰：“列子亲见郑子阳之死。见杂篇《让王》。据《史记·郑世家》子阳死于繻公二十五年，上距子产之卒声公五年，几及百年，伯昏无人虽较列子为长，以时考之，亦必后于子产，子产安得师于伯昏无人！则此亦假托之言也。”<sup>[13]</sup>对钟泰的考证思路，潘雨廷提出了批评，曰：“实则《庄子》之书寓言十九，以史考之，不亦陋哉。”<sup>[14]</sup>就伯昏无人这一个例而言，确实不宜考之史实。后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与“伯昏无人”的命名之意一脉相承。子产为春秋时的政治家，列御寇也实有其人，注疏者受到真实人物的影响，把寓名也解说为历史人物。

另外，在问答提及的人名中，也有将寓名解说为历史人物的情况。比如，《应帝王》写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成玄英疏：“日中始，贤人姓名，即肩吾之师也。”李颐云：“日中始，人姓名，贤者也。”对此，俞樾驳曰：“此恐不然。中始，人名，日，犹云日者也。谓日者中始何以语女也……李以日中始三字为人姓名，失之矣。崔本无日字。”<sup>[2]296</sup>俞樾认为日中始应当是一个以卜筮为业的人，名叫中始。陈鼓应解释：“日中始：假托的历史人物。”<sup>[15]</sup>相对而言，陈说更合情理。“日中始”不见于其他早期文献，更接近假托的人名。

是不是成玄英对所有的人名都做了历史化的处理？并非如此。对有的人名，他就直接点明是寓托。比如《知北游》首章写“知”北游于玄水之上，与“无为谓”有问答，成疏：“此章并假立姓名，寓言明理。”上文已述，成玄英在对少知和大公调的解说中，也明确指出二人是假设。

《庄子》中的对话，有时问答双方均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有时双方都是虚拟的人物。有时一方是确定无疑的真实人物，而另一方很可能是假托。虚实错杂，不易分辨。《大宗师》写“意而子”见许由，有三问三答，以许由论道结束。许由为历史人物，意而子则为虚构的人物。李颐释曰：“贤士也。”成疏：“意而，古之贤人。”他们都将意而子视为历史人物。其实，意而子更可能是寓名，这在《庄子》中能找到内证。《山木》写大公任为孔子论不死之道，曰：“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特点是畏畏缩缩：“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这组对话后，文中写颜回和孔子的对话，孔子又说：“鸟莫知于鸛鷖，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其畏人也，

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尔。”成疏：“鸛鷖，燕也。”意怠、鸛鷖实是一类，是不是燕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观念。《大宗师》所写的“意而子”与鸟名相同，只是去掉了“鸟”字旁，又加上了一个表示尊称的“子”字。而且，意而子也不见于早期其他文献。可以断定，意而子只是寓名。

还有一些问答，一位是上古时代的帝王，另一位不知出处，后者很可能是虚拟的人物。像《逍遥游》写的“汤”问“棘”，汤是历史人物，棘则未必实有其人。成疏：“棘者，汤时贤人，亦云汤之博士。”这是将棘解释为真实的人物。《经典释文》引简文云：“一曰汤，广大也；棘，狭小也。”这是将汤和棘都视为寓言人名。《在宥》写黄帝问于广成子，《天运》写北门成问于黄帝，广成子和北门成都有可能是寓名。他们与“意而子”一样，在传世先秦文献中，均仅见于《庄子》。康有为论庄子托名改制，摘录多个寓言文段，并说明“如此名目，《庄子》书中甚多，盖随意假托，非真实有其人”<sup>[16]</sup>，其中就包括广成子和北门成这两章。康有为说《庄子》随意假托，“随意”之说不符合实际，但将广成子和北门成纳入假托之列，则不无道理。

第二种情况是寓名进入史籍。《庄子》中有五位人物进入了《汉书·古今人表》的“仁人”系列，具体是被衣、王兒、啮缺、子州支父、北人亡择<sup>[17]877-879</sup>。在传世先秦文献中，他们只见于《庄子》。说他们来自《庄子》，班固在表前的说明可为佐证，文曰：“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而诸子颇言之，虽不考乎孔氏，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sup>[17]861</sup>班固本着尊重文献的态度，没有排斥诸子对上古传说时代人物事迹的记叙，广采博收，以求劝善之功。

被衣、王兒（倪）和啮缺这三位前面已述及。子州支父出现在《庄子·让王》，文中写尧要将天下让给他，他不接受。同篇还写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父与子州支伯当为同一个人。《汉书》中的“北人亡择”，《让王》作“北人无择”，文中写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不受，自投清冷之渊。成疏：“北方之人，名曰无择，舜之友人也。”俞樾曰：“《广韵·二十五德》北字注云：‘古有北人无择。’则北人是复姓。”<sup>[1]565</sup>成玄英与俞樾对“北人”的解释虽然不同，但都是将其视为真实的历史人物。

《庄子》中还有一个人名进入了《汉书·古今人表》“智人”系列，表中紧随“老子”之后的是“南荣



畴”，颜师古注：“即南荣趯也。”<sup>[17]926</sup>南荣趯出自《庄子·庚桑楚》。《庚桑楚》写南荣趯先是问卫生之经于老聃的弟子庚桑楚，得到回答后仍感不足，于是在庚桑楚的推荐下，再去老子之所请教至人之德，与老子有多番问答。李颐和成玄英均按文中之意，将南荣趯解说为“庚桑弟子也”。《中国人名大辞典》收上古至清计4万余人名，参与编撰者二十余人，历时六载，体例严整，收录宏富。《庄子》中进入《汉书·古今人表》“仁人”系列的五人，辞典全部收入，所述事迹亦出自《庄子》<sup>[18]</sup>，但入《汉书》“智人”系列的南荣趯没有入编。可能仁人系列的有4位与尧有关，1位与舜有关，尧、舜为世人所重，故均列入。南荣趯师从于庚桑楚，庚桑楚的虚拟色彩很重，司马迁就不认为他是真实的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叙述庄子的著作，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sup>[8]2144</sup>亢桑子即庚桑楚<sup>⑧</sup>。庚桑楚属于“空语无事实”，其徒弟的可信程度就更低了，因而被排除在外。

清代王夫之也将上述多人视为寓名，曰：“至若庄周创立王倪、啮缺、披衣、支父、善卷、伯昏之名，而谓圣人桎梏神器，左顾右盼，索草野畸人以代己而脱于樊，若稚子之获窖金而无所措也，亦陋甚矣。”<sup>[19]</sup>王夫之批评庄子“创立”一系列人物，编造故事的做法。在王夫之看来，不仅故事乃虚构，人物亦是杜撰的。相较于将寓名视为历史人物，司马迁和王夫之的看法更通达，更接近事实。

无论是注疏家将寓名加以历史化的解说，还是班固将寓名纳入《汉书·古今人表》，都体现出不同于《庄子》的另一种理性。注疏家将寓名历史化，主要是受到上下文语境的影响，是据语境对人物做出的解说，忽略了《庄子》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写作方式。这种以求实的态度对待像《庄子》这样善长虚构、诡诞谲怪的文本，有时未免行不通。班固的做法一方面体现了历史家的审慎态度，对古今人物不愿有所遗漏；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出班固持有的儒家立场。自西汉中期起，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主流意识，班固将《庄子》中的寓名收录进“仁人”和“智人”系列，是将寓名纳入儒家的价值判断体系之中，是一种尊儒的行为，也可以视为对《庄子》的曲解。

## 结 语

《庄子》问答双方人名的三种关系类型具有不

同的特点，小大对比型和依存型的人名都形象鲜明，解构型关系的人名则富于思辨性。从数量上看，解构型所占比例略高于前两种，这与《庄子》全书偏重质疑、解构、超越既有的认知及观念的特点是一致的。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老庄哲学对“无”的重视。化抽象为具象，融思辨性与形象性为一炉，是《庄子》的思想表达方式，也构成了《庄子》独特的文学景观。

从人名的关联角度看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辨明人名的含义，也能对《庄子》的语言运用有更深入的了解。比如《列御寇》写朱泚漫学屠龙之技于支离益。成疏：“姓朱，名泚漫。姓支离，名益。”俞樾曰：“支离，复姓……朱泚亦复姓。《广韵·十虞》朱字注云：《庄子》有朱泚漫，郭象注云：‘朱泚，姓也。’今郭注无此句。”<sup>[1]566</sup>郭象认为朱泚是复姓，俞樾也取此说，与成疏不同，孰是孰非？笔者认为，成疏更可取。《说文解字》曰：“泚，谷也。《广韵》曰水名。”<sup>[5]551</sup>漫，本义是水满而外流，不受控制，没有固定的形态。“泚漫”可以合为一词，其义是水很大，可引申为涣散义。“支离”是联绵词，指分散、不成形。《德充符》中还有一人名“支离疏”，支离益与支离疏意思相近，都指形体不正常或残缺。“泚漫”与“支离”刚好形成一种对应，因而，将“朱泚”解释为复姓是不合理的，失去了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形象性，也抹煞了作者制名寓意的巧思。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好虚设人名以言理，那些直接以抽象名词为人名者，如“知”“无为谓”之类，一望即知为虚拟，但有些不容易判断是实有之人还是虚拟之名，需要我们加以辨析，对古人的注疏不能照单全收。

班固采纳《庄子》中虚拟的人名入《汉书·古今人表》，这一行为也颇值得思考。如果因为《古今人表》有录，就认为《庄子》所写为实，则是将支流视为源头了。这就提醒我们在考证历史人物时，有时需要首先弄清楚材料的来源。

从问答人名的关联这个小问题切入，稍微拓展便能看出儒道的差异。将历史人物寓言化是《庄子》突出的特点，这是一种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儒家相反，做的是将神怪历史化的工作，秉持的是建构秩序的原则。不只班固如此，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这么做的。比如，孔子就力图将精怪形象的夔解说成历史上的贤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

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sup>[20]</sup>一只脚的夔，被孔子解说为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即使这个故事是编造的，那也符合孔子不言怪力乱神的风格。前文论及《庄子·秋水》中的夔与蜎的问答，庄子学派笔下的夔，仍然是用一只脚跳跃而行的精怪形象，没有历史化，而是寓言化了。

《庄子》中有些问答人名存在关联，不是偶一为之，而是独运匠心、颇成系统，先秦其他诸子的寓言人名大多比较随意，鲜有这样的特点。考察这一问题，能够加深我们对其思想观点及相应表达方式的认知，也希望能为名物研究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注释

①除古代注疏中对《庄子》人名的解释，还有一些关于《庄子》中人名的专论。如俞樾：《〈庄子〉人名考》，载俞樾：《俞樾杂纂》卷二十九，凤凰出版社 2021 年版；潘雨廷：《庄子人名释义》，载潘雨廷：《易与佛教/易与老庄》，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冯坤：《〈庄子〉中的人物、人名资源及其对人名研究的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 年第 3 期；贾学鸿：《〈庄子〉名物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田胜利：《制名而言道——〈庄子〉中和黄帝相关的人物命名寓意选释》，《诸子学刊》2023 年第 1 期等。②本文所引《庄子》原文，郭象、李颐、司马彪注及成玄英疏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均出自郭庆藩《庄子集释》，以下不一一出注。③也可以做另一种理解。小孩换牙时，常有牙齿脱落，“倪”字通“齍”，指老人齿落复生的齿。《列女传·鲁季敬姜》曰：“皆黄耄倪齿也。”若做此解，啮缺问于王倪就寓含小孩子向老人求教之意。④于雪棠：《从战国公共理性看〈庄子〉的思想方法与话语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9 期。⑤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3—389 页。⑥微，这里当指精微之论。王雱此解当是呼应《道德经》第一章“常有欲以观其微”句意。⑦王雱曰：“天根者，老子所谓‘是为天地根’是也；无名者，老子所谓‘无名天地之始’是也；为天地根，又为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少也。庄子制二子之名而取其意。”见王雱：《南华真经新传》，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96—97 页。如

依王雱此说，则天根与无名均指道。可是，这段问答中，天根所问明显有悖老子“道无为”之旨，无名人也直接斥之曰“汝鄙人也”，那么，说这两个人名均喻指道则不合情理。贾学鸿认为天根是树神，见贾学鸿：《〈庄子〉名物研究》，第 289—293 页。⑧《索隐》：“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正义》：“言《庄子》杂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设言语，无有实事也。”见《史记》卷六十三，第 2144 页。

参考文献

[1] 俞樾.俞樾杂纂[M].倪永明,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  
[2]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王雱.南华真经新传[M].韩星,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3.  
[4] 毛诗传笺[M].毛亨,传.郑玄,笺.孔祥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  
[5]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 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7] 公孙龙子:外三种[M].黄克剑,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11] 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12] 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122.  
[13] 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2.  
[14] 潘雨廷.易与佛教;易与老庄[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66.  
[15]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49.  
[16]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41.  
[17]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8] 臧励稣.中国人名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028、111、1799、21、170.  
[19] 王夫之.尚书引义[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7-8.  
[20]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321.

The Association of Question-and-Answer Characters and the Historicization of Allegorical Names in *Zhuangzi*

Yu Xuetang

**Abstract:**In *Zhuangzi*, there are certain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names of characters in question-and-answer dialogues, which can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first, comparative relationships, which are figurative expressions of the view that “small knowledge is not equal to great knowledge”; second, dependent relationships, implying the author’s belief in animism; third, de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s, where the names of both questioners and respondents are abstract nouns, and respondents are often named “Wu X” (Non-X), which negates or deconstructs the questioner merely through the name. Some purely fictional names in *Zhuangzi* have been interpreted as real historical figures, while others have entered historical documents — this is the historicization of allegorical names. Understanding this phenomenon helps us recognize the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used in ancient commentaries and annotations. When researching personal names, we must carefully verify the source of materials.

**Key words:***Zhuangzi*; personal names; allegorical names; historicization

责任编辑:知 然